



开学

□ 朱玉美

不久前,我去县城办事,途经当地一所颇有名气的四星级高中。这天适逢高一新生报名,学校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有开着轿车、面包车送孩子的,有骑着摩托车、电瓶车送孩子的。看到这样的场景,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自己学生时代上学的往事。

我八岁上的一年级,学校就在离家不足百米的生产队打谷场上。说是学校,其实就是村小学的一个教学点,周围离村较远的三年级以下的学生就在那里上学,加起来才45人。教室是三间平房改建的,两男一女三名教师,上下课都是靠老师轮流用口哨来提醒。

开学前一天,奶奶特地为我裹了一些粽子,指望我今后能通过读书跳出家门。第二天早上,我穿着新上衣、新裤子、新袜子、新鞋子,背上妈妈用华达呢布做成的书包,在父亲的带领下一路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学校。到了学校,班主任王老师一一询问我们的姓名、年龄,然后将我们按个子高低进行座位安

排,并让我们相互交流熟悉。

从四年级开始,我便到离家两里多路远的村小——周港小学读书。村小比教学点要大得多,共有一到五年级10个班,18个老师,两幢教室楼。学校围墙内外长满了高矮一致的冬青树,体育设施也比较全,有乒乓球台、篮球架、单双杠。最吸人眼球的莫过于围墙外的那个小商店,别看它店面不大,可是与学生相关的食品和玩具琳琅满目。周围那些卖月饼、油条、苹果、梨子的小商贩也常来学校,指望能多赚点钱。

十二岁那年,由于小升初考试成绩还不错,我要到离家较远但教育条件好些的乡中学读书。去报到的那天,父亲挑着担子,一头是装着用来放书本的木箱,另一头是棉被和生活用品,我背上的书包,手里提着奶奶为我准备好的炒面。我和父亲离家时,奶奶和妈妈的眼里都噙满了泪水,我也是眼含泪花离开了家。到了学校后,父亲帮我安顿

好一切,准备趁天还没有黑,往六里路外的家中赶。当我把父亲送出学校大门时,我们都落下了泪水。

乡里的中学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大,学校当时有多少幢教学楼、多少幢宿舍楼我已记不清了,它由高中部、初中部组成,教师、学生加员工接近千人。从初一开始,就有早晚自习课。有一次晚自习,坐在我前面的张同学,竟然睡着打起呼噜来,班主任李老师走到张同学身旁拧着他的耳朵说:“哎,哎,醒醒,天亮了。”逗得教室里其他同学哈哈大笑。

那时的我们没有现在的孩子们这么幸运,上学大都靠双腿。放学后,星期日,都要为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。口渴时,喝的都是家中自备的白开水,有条件的在瓶中加入点糖。不像现在有矿泉水、红茶、绿茶,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零食和玩具。我为现在的孩子们遇上盛世而高兴,也更加怀念自己学生时代点点滴滴的往事!

盐城供电南巷有家卖炒货的,门前有个醒目的牌子“小刘炒货”。今年春节期间,我去他家买了些南瓜子,18元一斤,又香又脆,很不错!这儿有好几家炒货店,货比三家,就数小刘这一家物美价廉。后来,我常去这一家。

他们家有三个孩子,老大是男孩,17岁,老二女孩,15岁,最小的也是男孩,13岁。一家有三个孩子,好像很少。

平日里,我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,现在的青年男女,迟迟不想谈恋爱。有的到了30来岁,谈了,却迟迟不肯结婚。还有的结了婚,却只顾自个儿玩,迟迟不肯生小孩,这一拖就到了40来岁,你说急不急?别人的事不谈,我的几个孙辈们也是这个“格式”。要是你关心一下他们的婚育之事,他们往往反问你:“你知道,生一个小孩子负担有多重吗?”

现在我遇到了这个卖炒货的,他们家竟有三个孩子。想找小刘聊聊,可是他忙得很,不是操作炒货炉子,就是不停地往货铺上上货,好容易有个机会,坐下来,向我说说情况。

他叫刘训潮,37岁,身高一米八三,临沂人,典型的山东大汉!他告诉我,在他们老家,生三孩的还真不少哇。说起三孩之家的生活压力,他也毫不避讳。现在疫情一波又一波,生意很难做。而且,在这老虎桥一带,拆迁修路施工,把炒货门市空间大大压缩了,连走路都困难。一家五口人,房租水电,小孩读书,吃用开销,每一天都得花上500元,日子是不大好过哇!“但这是暂时困难,我不怕!”他话题一转,对我说,“我小三子已经上初中了,再过十年八年,我们就享福了,怕什么嘛!”

我又问问盐主人,她也是山东姑娘,今年38岁。她和丈夫在我们盐城来已经20年了,三个孩子都是在盐城生的。在他们一家中,她可是最忙的人了,从早到晚站柜台卖炒货,一日三餐也是她包干,此外还要接送小三子上学。我看她每日每时总是忙个不停,然而她红扑扑的脸上总是挂着笑。她对我说:“不就是十年儿荒嘛,没什么大不了的!孩子大了,就好啦!”

“不是一家人,不进一家门”,夫妻俩对孩子的的事可真是心往一处想,劲往一处使呢!那么孩子们自己,又是怎么想的呢?

这大半年以来,我与这三个孩子已经混熟了。每个星期天,趁他们在家的,我都会去一次,给他们送点书报读物,给他们出一篇作文题,提高他们的读写能力。他们对刘爷爷我也是无话不谈。

老大说,兄妹多,热闹着哩!
老二说,家里卖炒货,而我们个个都能帮忙,人多力量大嘛!

而那老么子却不紧不慢地说:没人欺负我,我有哥哥姐姐护着呢,我比别人家强多了。

哈哈!这一家,真是辛苦并快乐着。说到这里,我不禁要问问自己,孩子多一些好,还是少一些好,在这个三孩之家,找到了答案了吗?其实没有。因为答案在每一家每一户,每一个人。然而我并不认为我的感叹是多余的。让我说,在结婚生孩子这件大事上,人们还是放开些才好。

走近这三孩之家

□ 刘克强

烟火课堂

□ 孙成栋

今天打了六十多个电话,挣了一百二十多元钱!

傍晚时分,热浪依然如炽。烧云漫天中,倦鸟纷纷归巢。小棉袄的电话里,倦意夹杂着喜意。

不一会儿,随着一串有些发沉的脚步声,小人儿回来了。所不同的是,往日的她步履轻快,宛若一阵来去翻然的煦风,而今日,明显地让人感受到行走间的疲惫。那脸庞上,也写着掩不住的倦色,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极费心神的折腾。

今天是小人儿“上班”的第一天。

这个大一暑假刚开始时,小人儿就嚷嚷着要找份工打打。我一听,蛮好,这可是最实在的社会实践,全力支持!她妈妈也是不住喊好,还给小人儿戴了一顶高帽子——“闺女真是长大了,懂事!”

只是,到底找什么样的工打呢?到饭店洗碗、端盘子?到街头散发营销传单?到图书馆当临时管理员?到社会培训机构当助教?到景区当秩序维护员……正当我们“三人小组”进行讨论时,一个朋友打电话来,说一家单位招聘临时服务人员,全天的工作就是接打客服电话,报酬是每个电话两元。

可以。小人儿倒是干脆。其实,此前讨论时,她就明确表态,选择暑期打工就是准备吃苦的,只要不违法乱纪,不影响人身安全和生命健康,干什么都行。于是,当场就定了下来,次日就去上班。

想不到这么快就搞定。我和妻子既欣慰又感慨,本来,家里也不差这点钱,更不需要靠小人儿打工贴补家用,可小人儿说,花自己亲手挣的钱,那滋味绝对不一般。想想也是,对于如今的孩子来说,这份必不可少的体验,不亚于一份别样的人生财富。

尽管如此,我还是觉得有必要为小人儿打一剂“预防针”。看着那洋溢着兴奋与期待的脸颊,我委婉地提醒道,这世上任何一分正当收入都浸透血汗,都付出艰辛、煎熬甚至委屈。其实我更想直白地告诉她:千万不要把这份“工作”想象得太美好,也许等待你的会有种种不堪,它们刺激着你,折磨着你,考验着你,更磨砺着你,锤炼着你……

带着青春的自信,带着灿烂的憧憬,当然也带着我的提醒,小人儿上岗了。

事实正如我所料。多数服务对象都是通情达理、宽厚仁义的,但也有些“刁蛮”者,态度傲慢甚至出口伤人,让小人儿左右为难,却又不能发作。也许是因为我提前打的“预防针”,让她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,所以应付起来还算得当,一直保持心平气和、彬彬有礼,却也真切地感受到打工的不易。

“今天一天,把本公主二十年里受的气都受遍了。”口干舌燥、声音嘶哑的小人儿,牛饮了一通冰糖绿豆汤后,坦言道,要是在以前,她说不定早就拍案而起,但今天只能忍气吞声,否则原先的目标就泡汤了。她又如释重负地说,不管怎样,那些艰难时刻都已过去,今天是收获满满的一天,是亲身感受到人间烟火的一天,是值得永远铭记的一天。

孩子,烟火人间,浩如沧海,今天只是其中的一朵浪花,却也是一个五味俱全的开始,一次独特的社会百态课。

明天继续!



开学了

书包曾背过

□ 陈文祥

每每开学季,我就自然而然想到了你,书包。曾经与我形影不离朝夕相处的伙伴。

至今,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个书包的来历。上学前一天晚上,母亲叫父亲替我做书包。我高兴死了,两眼纷纷打架,也不肯上铺睡觉。我看见,父亲从厕所里找来一个“六六六”粉空药袋,一股怪味,呛得人直流眼泪。这是一种黄色的油皮纸,据说表层涂有防潮胶,比其他纸结实耐用。父亲将纸药袋,高高举过头顶,一下一下,使劲朝门前的石碾上撞,沾在上面的药粉,象毒雾一样弥漫,呛得父亲眼泪鼻涕一把又一把。终于,残余药粉撒光了,父亲用剪刀,裁了数片长方形的药袋纸,一层一层用糯米汤沾起几层厚,再三叠二折,父亲像变魔术,就做好了一只长方形药袋,这就成了我上学的纸书包。

上学,放学。虽说也有背纸书包的同学,但不少同学背的书包与我不同,尤其人家神气十足的

样子,我羡慕,我嫉妒。我开始嫌纸书包太土,就在母亲跟前又哭又闹,不愿背这丢人的纸书包。母亲总是说:“没钱买。书包,能放书就行,将就些吧。”可我并不知母亲的难处,依旧,动不动耍赖,要她换书包。有次,一向温和的母亲,居然狠狠地打了我一顿。后来才知道,两个哥哥因学费拖了半年,学校追要,把母亲喊去学校训了半天,当时她正在气头上。

也许,后悔不该打我。也许,被我缠够了。当晚,母亲悄悄将父亲一件补丁摺补丁的旧蓝布褂子,用剪刀剪了,挑几片补丁少的布,就着煤油灯,一针一线缝了一个书包,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,书包角有块补丁,书包背面有两块小补丁。书包带也是布条接布条用线缝的,书包正中间,小巧的母亲,用红线绣了一个五角星。我背上布书包那一刻,甭提多高兴了!

到我读高中时,正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我家包了五亩地。当年,不但还了八百多元陈年债务,还余了几百块钱。春节前,母亲上马庄赶集,不声不响地替我买回了一只三块多钱的黄帆布书包,跟当兵背的那种一模一样。要知道,那可是我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宝贝。我看看新书包,不知不觉双眼湿润了。不是父母小气,更不是不疼爱我。腰里无铜,没法逞雄啊!

书包,我的书包。从纸书包,到布书包,再到帆布书包。酸甜苦辣,滋味全有。不得不承认,我们那代人,书包好沉、好沉。做梦也想不到,一路走来,眨眼到今天,孩子们的书包,居然背得如此幸福、如此潇洒、如此快乐!书包曾背过,但我这种你未必背过。我曾背过的寒酸书包,今天的孩子们注定永远不会再背了。

小小书包,背着我的故事,更背着时代深深的烙印。

那年,送儿上大学

□ 李仙云



五年前的那个暑假,儿子怀着满心的期待与憧憬奔赴人生的另一个驿站——大学。从他收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,我就明白,这是孩子人生中一张很重要的船票,从此,他将扬帆起航,无论风平浪静,还是风起云涌,他都学会独自面对。当那个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懵懂男孩,长成一个翩翩少年,即将踏上全新旅程时,我心中真是万般不舍。

那天,望着孩子乘的车渐行渐远,我突然就想到龙应台的散文《目送》——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”那一瞬,心中五味杂陈,似已尘封的往事又开始翻江倒海。

二十多年前那个寒冬,在忍受了千番痛苦后,终于剖腹产生下那个纯净漂亮的男婴。二十多年来,他像一个小太阳每天都在照亮我的心,我早已习惯了有他陪伴的日子。每天做好了饭菜等他放学,那是我期待的时刻;一个小小少年推着轮椅上的母亲穿梭于小城的大街小巷,曾感动了无数路人;我重病卧榻,一个年仅10岁的孩童,沿着灶台给我烧菜

做饭,吃着放了孜然而味道怪异的菜蔬,内心却幸福无比。像庄稼拔节般迅猛增长的身高总让人措手不及,要为他添置新衣,他却歉疚道:“爸,现在你为我买衣服,等我长大了,我给你买。”那一刻,父亲的心被他的感恩融化了。

有人说,高考是一个人的长征,在这条路上,你会遇到自己的雪山草地,在砥砺前行中也会有重兵压境的窘迫与恐慌。高考第一天就让儿子崩溃不已,数学的三道大题连学霸都无从下手,他只能无奈放弃。在写作文时,主题是围绕车子展开描述,他却把车蜻蜓点水,内容直接拐至音乐上……就是在这种挫败后的坚强、动摇后的坚持中,他终于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次长征,虽有诸多遗憾,但结果还算差强人意。

高考刚刚结束,他还没从超负荷的身心压力中缓过来,就立刻给自己找了份暑期工。饭店生意火爆,他的腿像上了发条般,穿梭于后厨和大厅之间。任何一种经历都会让人成长,他终于体验到父母赚钱的不易。他甚至感慨,比起做苦力,还是学习比较

轻松,如果不努力读书,对自己的人生没有规划,那将来等待自己的,一定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。

临行前夜,母子俩辗转难眠。几行千里,也在为母担忧。总以为他还是个孩子,那晚却讲着大人的话:“妈,我去大学了,不要和爸爸吵架啊,我都不放心你,你都是有不素质和修养的人,你要让着爸爸哦……”内敛而不善言谈的他,竟娓娓道出暖人心窝子的话。谁说父母只是在付出,孩子一样在温暖和感动着我们。

去年儿子大学毕业,他进入一家国企做工程师,每天都无忙忙碌碌,经常要加班到很晚,看着他疲惫的身影,我心中一万个心疼,可他目光坚定地告诉我,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早日晋升到高级工程师。那一刻,我很想把李月亮老师的那段话送给他:“你优秀也好,平庸也罢。光芒四射也好,黯淡无光也罢。坐拥天下也好,独守陋室也罢……”我们都爱你,我希望你乐观快乐,独立坚韧,做一个朝气蓬勃,阳光洒遍他人的男子汉!

